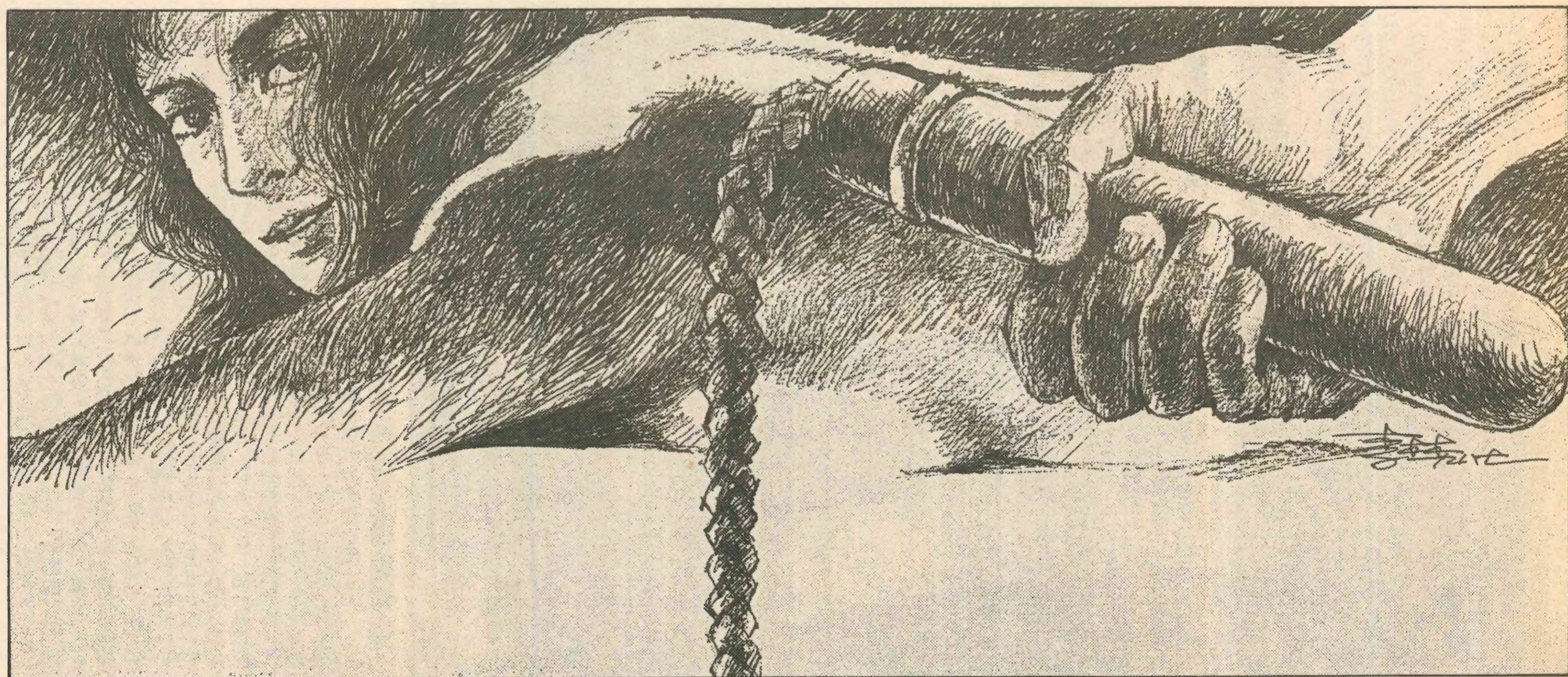


倪匡短打 武俠小說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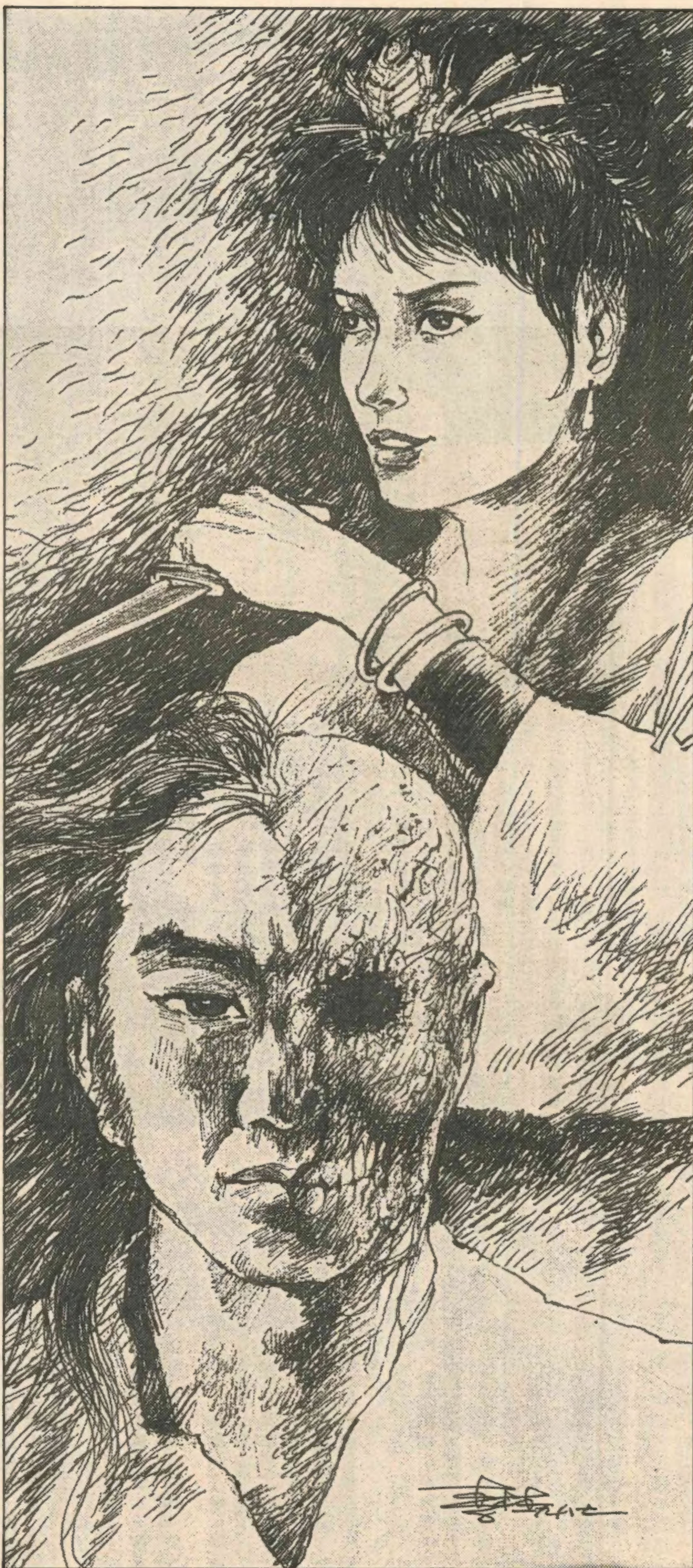
倪匡擊出的推理高飛球，
經常令人既感刺激又傷腦筋。

現在，倪匡換個角度擊出一些
短打球，既精彩又強悍。準備接球吧！

• 文 / 倪匡 〈倪匡短打〉

武俠小說人物① • 圖 / 李林

他和他的影子



層的痂和一層一層看來爛糟糟的新肉，重重疊疊地堆着，當他抽動一下口部的時候，很叫人擔心會一層一層跌下來。

這樣可怕的一張臉，即使在光天化日之下，也足以令得轟鬧的酒樓一下子靜下來了。

那個人不理別人的目光，來到角落一副座頭前坐下。在他左側的人，仍是駭然，在他右側的人，却大是訝然——看到了那個人的右半邊臉，劍眉、朗目、英俊非凡，若是拿一面鏡子，放在他的鼻子中間，遮住他左半邊臉上可怕的火燒疤痕，他毫無疑問是美男子！

酒樓中也有些人沒有向那個人注視，只是看了一眼就立時收回眼光來，那些人，有的樣子很普通，有的也很奇特，水陸大碼頭的大酒樓中，總也是江湖高人、能人異士聚散的所在。

轟開的酒樓忽地靜了下來，人人都望向才走進來的

那個人的臉上的火燒疤痕，佔據了他整整左半邊臉，他左邊的頭頂，沒有頭髮，有的只是凹凸不平，有着許多坑的頭皮。他左眼成了一個可怕的深洞，眼眶不就是容納眼珠子的麼？眼珠子能有多大，怎麼就會有那麼大的一個深洞，殊不可解。在深洞的周圍，全是一顆一顆的肉疣，顏色鮮紅得異樣。他鼻子的左邊，整個翻了起來，叫人聯想到果子在火中燒着燒着，會忽然發出「拍」地一聲爆開來。而他的鼻子左半邊如果爆開過一次的話，那麼他的嘴唇，上下唇，左邊的，一定留下會爆裂過六次，爆不見了，留下了奇形怪狀的焦痕，白森森的半邊牙，就那麼露在焦痕和焦痕之間。

左邊臉頰當然還在，有幸未見白骨，可是一層一

她直來到他面前，略停了一停，像是有千言萬語要訴說的朱唇，略動了動。一旁的幾個大漢，也看得血脈賁張，張大了口，個個都在心中大叫：只管說：只要是你口中說出來的話，粉身碎骨，也願意替你辦到！可是她沒有發出任何聲音。

只有一陣奇異的聲音傳出來，那是另一旁幾個原來神采飛揚的年輕公子哥兒，可是這時雙眼發直，就只差口噴白沫，怪聲就自他們的喉間發出來。

有幾個婦女，已簌然落下淚來，不知道爲了什麼，就是一看到她睫毛忽閃，眼中流着那種淒苦的光芒時，就覺得鼻子發酸，眼淚也就自然而然而湧了出來。

她站着，不動，他連頭也不回，他是他的影子，誰會回頭去看自己的影子怎麼樣了？

酒樓的伙計不知怎麼才好，掌櫃親自上樓來，看

他們都在想：他來了，她也該來了！她是他的影子，天下皆知，他有一個影子：她，不論在甚麼場合，有他，就有他的影子！

果然，她出現了。

酒樓中才又有了些人聲，又突然靜了下來，這一次，比上一次更靜，視線集中在才走過來的她的身上。

她一進來，眼波流轉，目光停在他的身上，然後，無聲地，輕盈地，帶着叫人心醉的輕笑，款擺着叫人忍不住想伸手去輕按一下的細腰，酒樓的地板又靜又膩，但經她飄然走過，那也就成了潔白的雲層，她的美艷，使所有人都覺得目光模糊，不知望向她的哪一部份才好，而望了之後，也根本記不得那是什麼樣的一種美麗，因為當時太緊張了，緊張到了無法記得任何事情的地步。

玉鐲相碰所發出的「叮」的一聲，已送進了年輕人的心口，她像是怕手指沾到對方的衣服，立時鬆開了手，口角向下略彎，充滿了歉意，聲音更輕、更柔、更膩：「真抱歉，他不喜歡人家和我說話……」

年輕人張大着口，張大着眼，身子倒下去。倒下去的時候很慢，倒在樓板上的時候，却發出沉重的「砰」然一聲響。

她已經轉回頭去，仍然站在他的背後。

在一陣混亂之後，酒樓上的人走了一大半。

他還在，坐着，慢慢地喝着掌櫃用發顫的手送上來的酒。

她也還在，站在他的身後。

因為他是他的影子。

有他在，她一定在！

着，也不知道怎麼才好，一個年輕公子忽然大叫一聲，站起，移過椅子，移近她，聲音發着哆嗦：「你……你別總是站着，你——」

另一角落處有一個蒼老的聲音陡然叱喝：「住口，快滾，找死？」

蒼老的聲音顯然由於事情太急迫，所以叱喝也是斷續的，可是眼前情景不像有什麼危險，她緩緩轉過頭來，看着那年輕人淒然一笑——她明明是在笑，笑得那麼動人，可是，又那麼淒酸，叫那幾個婦人的心更沉，淚更急。她發出了十分低、十分柔、十分膩的聲音：「謝謝你，你真好！」

年輕人整個人都醉了，張大了口，有點出氣多入氣少，蒼老的聲音又叫了起來：「手下留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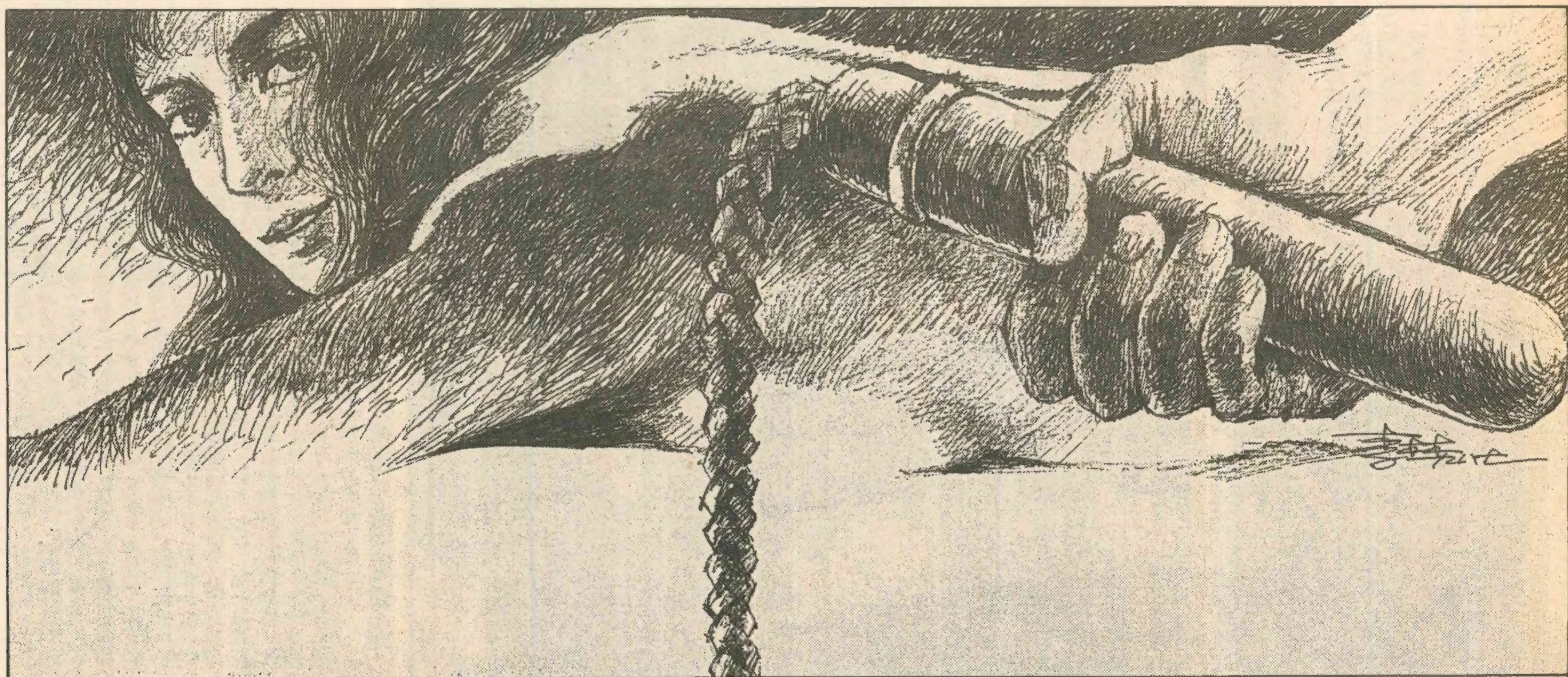
可是她已經出手。

細、短、扁、閃亮的匕首隨着她皓腕疾翻，兩隻

「真抱歉，他不喜歡人家和我說話……。」

武俠小說人物②

本夫、淫婦和奸夫



老大的鞭子一旦揮出，只怕連人帶石，都斷成兩截。

在

鞭子掠空而過所發出的尖銳呼嘯聲中，有交頭接耳的私議：

「昨晚老大捉姦在床，敢情是老大娘子讓奸夫逃走的！」

「是啊，竟不知奸夫是誰，所以老大要把奸夫逼出來！」

「唉，真想不到，老大娘子那麼水靈，你看，她的身子，像不像白玉雕出來的，我看老大捨不得鞭下去……」

「唉……唉……那奸夫，再要不出來，怎忍心，看老大娘子的模樣，真豁出去了，女人！」

「老大娘子」是一個看來只有二十出頭的女子，這時正全身一絲不掛，伏在一塊大石上，伏著的姿勢十分怪異，手腕和足踝上，都縛著牛筋，牛筋被釘在地上，看起來，她像是緊擁著那塊大石，從側面看去，可以隱約看到豐滿的雙乳的一邊。一身的細皮白肉，在陽光下，令所有看到的人，目為之眩，神為之奪，年輕的小伙子和壯年的男人，人人緊閉著嘴，像是怕自己一顆劇烈跳動著的心，只要口一張開，就會蹦出來。在交頭接耳的是上了年紀的老人。

全寨的人都在這片空地上。

老大剛才，紅著眼，硬著嗓子喊叫的那番話，震得人耳際嗡嗡直響：「昨夜走了的是誰，限一炷香，站出來！你有種站出來，我就放你們一條生路，奸夫淫婦，有那麼遠滾那麼遠，狗入的奸夫要是沒種露面，我就鞭淫婦，鞭死！」

老大身形粗壯，赤著上身，由於過度的憤怒，渾身盤虬的肌肉，結成一塊塊在顫動著，他面肉扭曲，手中的長鞭靈蛇一般地舞動，發出可怕的呼嘯聲——誰都知道，這一鞭抽下去，抽在人體上，會有甚麼結果，別說像老大娘子那樣細嫩得可以掐出水來的身子，河中六霸，算是兇橫得出名的惡漢子，老大一鞭就把其中三個人頭，從脖子上硬生生抽了下來，餘勢未盡，鞭梢略帶了一下，還把第四個的天靈蓋抽去了半邊！

香已去了半炷，奸夫還沒有出來。

老大雖然答應得好，可是看他怒氣衝天的樣子，奸夫真要出來，老大一想起自己心愛的女人，竟然在別的男人的懷中……

人人想到這裡，都不由自主，偷偷倒吸一口涼氣，都知道：奸夫只要一出來，八成準死無疑，而且，還不知道是個怎麼慘死法！

於是，人人望向老大娘子的眼光，都變得十分同情；看來，她的情人不會出現，而呼嘯的鞭子……

老大娘子的一頭長髮，偏向一邊，現出她半邊俏麗絕倫的臉，多半是由於她的身體裸露在那麼多粗獷不羈漢子之前，所以令得她露在烏髮外的半邊臉，竟然像火燒似地那麼紅，可是，她的嘴角，為甚麼竟然那麼動人地向上微翹著，看來像是在微笑！

沒有人會在這種情形下笑得出來，她一定是嚇得昏頭昏腦了。她硬是咬緊牙關，不肯說出奸夫是甚麼人，寧願自己血肉橫飛，被老大的神鞭活活鞭死。

一陣風過，燃著的香火，亮了一亮，看來燒得更快，已只剩下小半截了！

老大一面揮著鞭，一面咆哮著：「滾出來，狗入的雜種，滾出來……」

老大娘子半閉著眼，大石壓得她胸口有點生痛，她在想甚麼呢？他一定會現身出來，昨晚，老大沒有突然闖進來之前，他伏在她飽滿的、緩緩起伏的、潔滑柔膩的胸脯上，說甚麼來著？對，他說：為你，死了也甘心，碎屍萬段都願意！

這種話，從耳朵直入心坎，在心坎裡引起了蜜一樣的甜味，現在的情形又算是甚麼，要是老大真的說了就算，從此之後，能和他遠走高飛，雙宿雙棲，從此再也不見山寨裡的那些人，熬過了這一刻，就是神仙日子！

想到了這些，難怪她的嘴角會向上彎，現出笑意。鞭子的呼嘯聲越來越驚人，夾雜著惱人的、劈拍一聲，老大的霹靂神鞭，大江南北，赫赫有名，她咬著牙，跟了老大三年，不如和他偷情的三天！

香就燃點在她的面前，當她看到香灰又跌下了一截，香已快燃到盡頭時，她心頭狂跳起來：該死的，怎麼還不站出來？老大的鞭子快下來了啊！她甚至忍不住要叫出他的名字來，而這時，所有圍觀者，人人都看到，香已將盡，老大垂下了鞭子，執鞭的手臂上，墳起的肌肉跳動，那蓄定了勢子的一鞭，如果揮出，只怕能連人帶石，都斷成兩截！有不忍看的已先閉上眼睛。

人人都認為奸夫不會出來了，老大的手臂已漸漸揚起，骨節格格有聲。然而，就在這時，一個人走了出來，雖然啞著聲，可是盡量提高他的聲音，使人人聽見：「我！是我，老大……奸夫是我！」

老大娘子陡地震動。

從事情發生以來，她一直沒有哭過，她絕不後悔，可是這時，當她聽到的是一個對她說，絕對陌生的聲音時，淚水奪眶湧出，湧出來的，不是淚，是她心頭的滴血！

武俠小說人物③

挑戰者和被挑戰者



望着案上那張奇異的東帖，他的手指，在劍脊上輕輕地撫過——那是一柄天下聞名的好劍，劍身又窄又薄，不論在甚麼時候摸上去，都會有一股透心的涼意，自指尖迅速地傳遍全身。劍身是一種接近透明的淺藍色，那是千淬百煉的精鋼，也只有這樣的精鋼，才會使這柄劍那麼鋒利。

他緩緩地吸了一口氣，手腕輕輕一振，劍身立時柔順地發出了一「嗡嗡」的聲響，每當這時，他總會略側着頭，在傾聽發自劍身的那種奇異的聲響，那

沒有人不知道他和他的劍，沒有人不對他恭恭敬敬，沒有人不在他面前低下頭去，也沒有人不用羨慕崇敬的眼光望着他。他甚至不必再出手，十年前的那一場比試，奠定了他天下第一劍的地位，以後，除非有人願意死在他的劍下，不然他何必再出手。

十年了，他滿意地伸直了一下腰，伸指在劍身上輕彈了一下，劍的語言改變了，變成了清越悠遠的一下長吟，聽來令人心曠神怡。

是劍在向他說話，他心中一直堅持這樣想。劍不但已和他的生命相結合，而且也和他的榮譽相結合。就憑了這柄劍，加上他在深山大澤中苦練了將近十年的劍術，他擊敗了當時有着「天下第一劍」稱號的劍客，把「天下第一劍」的稱號，移到了自己的身上。

天下第一劍，那是任何劍客夢寐以求的榮譽！不但是一種榮譽，而且是一種實質。他劍術天下第一，大河上下，大江南北，天山脚下，東海之濱，

當鑄劍師在十年之前，將這柄劍呈現在他面前時，他接過這劍來，第一個動作就是那樣，伸指在劍上彈了一下，他也立即聽懂了劍身發出的語言：「我是一柄好劍！好劍和好劍術，可以使你成為天下第一劍！」

當時，他問鑄劍師：「鑄一把這樣的好劍要多久？」

鑄劍師回答：「十年。」

他再問：「再過十年，你鑄出來的劍，會比這柄

他陡地吁了一口氣，撒手，棄劍。

更好？」

鑄劍師想了一下：「或許更好，或許不如，作為鑄劍師，總希望鑄出來的劍，一柄比一柄好。」

他像是有心在聽着鑄劍師的回答，也像是對鑄劍師的回答表示滿意，而劍在他的手中，已隨着他手腕的振動，而抖起了一片劍花，那一大片奪目的劍花，罩向鑄劍師的時候，鑄劍師的神情，是出奇的平靜。

劍花消失，劍尖凝止在鑄劍師咽喉之中六寸，恰好在他後頸現出了閃亮的一點——劍正刺透了鑄劍師的脖子。

不能再有比這柄劍更好的劍出現，他要擁有天下最好的劍，他要成為天下第一劍！

中了劍的鑄劍師倒下去，血自他頸際噴出來，但還在努力眨着眼，像是想說些甚麼，他却頭也不回，轉身就大步走了開去。

自此之後，他一直大踏步向前闖，一年之後，在傳統的天下第一劍爭奪榮譽的爭奪所在，經過了劇烈的格鬥之後，他的劍在周圍幾百個圍觀者屏氣靜息之中，刺進了對手的心口——在那一瞬間，他和對手有極短暫時間的距離互相凝望，他相信自己的雙眼之中，充滿了殺機，全身沒有一處不是迸發着勁力，勝利的光采也像是空氣一樣，充滿在他的周圍，成為他生命的泉源。

可是令他不明白的是，何以中了劍的對手，竟然一點也沒有失敗的悲哀，一點也沒有死亡的戰慄，反倒十分平靜，甚至是緩慢地，理所當然地吁出了最後一口氣，然後向他作了一個他一直不明白的神情，好整以暇地閉上眼睛，握劍的手指鬆開，由得劍落在地上，幾乎悠然地倒地。

他沒有機會去研究那些他不明白的現象，幾百名各門各派高手發出的歡呼聲，已使他知道自己登上了天下第一劍的寶座，誰還會去研究一個失敗者在臨死之前的一些小動作呢？

十年了！他輕輕捏着指尖，令劍身微彎，然後又鬆手，劍身在彈直的時候發出的語言更在他耳際縈迴不絕，動聽之至。

他用劍尖挑開了那封合着的東帖，帖上的字跡狂傲激蕩，一看就知道是一個年輕人寫的，和十年前他寫給對手的挑戰書一樣，所有挑戰書都是狂傲的，以為自己會勝利的！

這是他十年來第一次遭到挑戰，他吁了一口氣：這一天終於來了，總有人，一定會有人向天下第一劍挑戰，當年的挑戰者，必然會成為被挑戰者，他等了十年，實在等得有點迫不及待了！

傳統的地點，傳統的觀戰者，傳統的月圓之夜，絕無保留的進攻，絕無保留的格鬥，對手年紀輕，也有一柄好劍，似乎比他的劍更好，然後，一切突然靜止，他覺得心口有點涼意，對方的劍已刺進了他的心口。

他陡地吁了一口氣，手鬆開，心中產生了終於不必再握劍的輕鬆，在他的一生之中，從來也未嘗享受到那樣的輕鬆過，那種輕鬆的感覺真好，比當天天下第一劍好多了！他撒手，棄劍；他閉上眼，身子向下倒去。

在那一瞬間，他明白了當年他勝利時，他對手的

武俠小說人物④

捕頭與大賊



捕頭心中充滿恨意，一掌便把石獅子的頭拍碎了一半。

班房裡生著一大盆炭火，可是炭火邊，好像比外面北風呼號的空地更冷。

捕頭蹲在炭盆旁的長板凳上，向著火，紫臉映著青激激的炭火，他的雙眼中，也像是燃著火。班房裡其餘十來個捕快，都盡可能貼著牆角站，離捕頭遠一點，每一個人的視線都盯著捕頭的右手——

捕頭不用火筷子，而就用他的手，不經意地，夾起火堆的炭來，手指略用力，大塊的炭，便發出「拍」地一下爆裂聲，碎成無數碎塊，濺起許多火星，落向炭盆。

大家心中都在想：那大賊要是叫捕頭逮著了，捕頭會不會立時出手，就用他那江湖馳名的鐵砂掌，一下子就夾斷大賊的頸骨？

對於這一點，雖然大夥還有不同的意見，但是對於捕頭必然會毫不留情，只要大賊一落網，必定會先把他手筋腳筋夾斷，絕沒有懷疑。那神出鬼沒的大賊，這三個月來，幹下了九件驚天動地的案子，兩天，竟然偷進了九門提督三姨娘的房間中，不但盜走了大批珠寶，而且還綁起了三姨娘，輕薄一番。提督大人暴跳如雷，吼叫聲連衙門都幾乎震塌，捕頭正該提督大人管，不怕官，只怕管，限令三日之內破案，一定要人贓並獲，眼看已過了兩天，偵騎四出，雖說提督授權，可以調到京師全

部捕快，甚至軍官兵士，可是連大賊的樣子，也只有三姨娘的那句話：「那賊的手，又細又白……」

又細又白的手，京師內外，怕不有好幾萬對，憑著這一點，饒是當了三十多年捕頭也束手無策！

一想到這一點，捕頭又夾起老大一塊炭來，運氣吐勁，雙指一緊，「拍」地一聲響，又將那塊炭夾得火星亂迸，碎裂開來，他霍然站起，一口悶氣，自他寬闊的胸膛中直吐了出來，發出「味」地一聲。

提督大人在暴怒時對他的呼喝，令他耳際嗡嗡直響，根本聽不清楚他在嚷叫著什麼——還好聽不清，不然，像捕頭這種暴烈性子，只怕當場就忍不住！

他向門走去，門上掛著厚厚的棉帘子，他再呼出一口悶氣，五指並攏，一下子插向前，一寸來厚的棉帘，給他利刃一般的五指穿過，他順手一扯，一腳踹開了門，一股寒風捲過來，他大踏步走了出去。

班房中的捕快在寒風中，人人發著抖，望著地上的棉帘咋舌：要挾碎炭塊容易，要穿過柔軟的、毫不著力的棉帘子，那談何容易！由此可知捕頭的鐵砂掌已練到了多高的程度！

吧！

另一個一望而知是老公門的嘆一聲：「是又怎樣？提督大人限了三天，三天不人贓並獲，就要把捕頭娘子在十字街口，三姨娘會受那賊甚麼樣輕薄，要捕頭娘子也照樣叫輕薄！」

兩個年輕捕快氣得渾身發抖：「這……像話嗎？」

老公門苦笑：「官說的，就像話！捕頭娘子又年輕又水靈，年紀小得可以做捕頭的女兒，真不知怎麼嫁給捕頭的！」

年輕的大聲：「當然是敬重捕頭是一條好漢！」

人人都嘆了一聲，心中想的全一樣：好漢又怎麼樣？身在官門，還不是得聽官的調配，看起來，提督還真做得出！

旁人心中心怎麼想，捕頭自然不知道，他在一出門，寒風撲面而來時，伸手在自己臉上，重重撫摸了一下，心中想起他和年輕的妻子第一次見面時，她說的那句話：大好男兒，怎麼身在官門三十年，還不想離開！

異性口唇的衝動。

不過，令他震撼的，自然是出自那片小巧的口中的那種他從來也未聽過的語：那令他愕然，他的回答，幼稚得和他魁偉的外形，和他響亮的名聲，和他超絕的武功全然不相稱：「怎麼……能離開呢？」

她用手背掩著嘴淺笑——她的手又細又白——然後吸了一口氣：「總有辦法的！」

以後的日子，又快又像夢，像是醉酒之後的夢，片片段段，記也記不起來，甜蜜的無法形容，他娶了她，她成了他的小小的妻子，那使他知道人活在世上，究竟是為了什麼！

然後，不到半年，京城就出了大賊，提督竟然想出了這樣的辦法限他三日破案！

他心中的恨意，令他重重一掌，拍在一隻石獅子上，拍得那石獅子的頭碎了一半，他一抬頭，才發覺自己已來到了家門前，就在此時，門打開，他年輕的妻子挽著兩隻包袱走出來，拋了一隻給他。

他接在手中，沉甸甸地，她有點不好意思笑了：「走吧，海闊、天空，哪裏不好去！」

倪匡擊出的推理高飛球，
經常令人既感刺激又傷腦筋。

• 文 / 倪匡〈倪匡短打〉



現在，倪匡換個角度擊出一些
短打球，既精彩又強悍。準備接球吧！

武俠人物⑤ • 圖 / 李林

殺手的聯絡人



他一轉身，一柄閃亮的匕首已經插進了他的心口。

誰會把殺手和綢緞舖掌櫃聯想在一起呢？所以，綢緞舖掌櫃就成了殺手的聯絡人。或者，就是為了要做殺手的聯絡人，他才成了綢緞舖的掌櫃。綢緞舖的掌櫃，幾乎都有相同的外型，由於顧客多的是女性，所以他們特別耐性，脾氣好，隨和，大多數都發胖，背上插著一柄尺，點頭哈腰的時候，那柄尺看來也特別顯眼。

他自然和普通的綢緞舖掌櫃不同，因為他是殺手的聯絡人，只有他，可以找到神出鬼沒的殺手——也不對，應該說，只有通過他，才能和神出鬼沒、下手萬無一失的殺手，取得聯絡。

殺手，受僱殺人，僱用殺手者，無權也不會過問殺手用甚麼方法殺人，只要在指定的日子前，被殺者死了，殺手的任務便已完成，僱用殺手的，在先付了一半費用之後，等到目的已達，就得依約付另一半費用。

殺手是甚麼樣子，甚至是男還是女，根本沒有人知道，連聯絡人也不知道。

殺手收的費用，一律是信譽較好的銀號所發出的銀票，每張紋銀一萬兩，殺一個人，要多少張，並不一定，視乎要殺甚麼人而定，殺手自然不會和僱主直接接頭，靠的就是這個聯絡人。

一疋一疋的絲綢，由年輕的伙計抖開來，他背負雙手，站在顧客的身邊，介紹著絲綢的色澤和質地，顧客是一個中年婦人，首飾寶光奪目，揀得很嚴，在看了七疋之後，仍然沒有滿意的，抬起頭來，神情緊張焦切：「我看了多少疋了？」

他很有耐性地答：「七疋。」

顧客卻堅持著：「不，十足！」

當同樣的對白，重複了三次之後，他雖然覺得奇怪之極，但是對方既然要用要殺手的暗號而來，他這個聯絡人自然必須負責安排。所以，他壓低了聲音：「請到內堂去，那裡有進貢用的好綢。」

中年婦女的行動，看來不是很靈活，跟著他走向內堂。他在想：要僱殺手的，大都是江湖中人，和人結了仇，自己沒有本事對付，就來僱殺手行事。也有許多卑鄙的陰謀，例如殺了幫主，副幫主就順理成章當了新幫主，而且還咬牙切齒，要為老幫主報仇，等等，什麼樣的醜聞事都有，相形之下，殺手只管殺人，純潔得和嬰兒一樣！

到了內堂，他真的在一個櫃子中，抽出了一疋鮮紅色的絲綢來，在併著的兩張紫檀木的八仙桌上，攤開了少許，他發胖的手，在柔滑的綢面上，輕輕撫摸著，並不望向對方。

由於中年婦女看來不像是江湖中人，所以他在考

慮，自己是不是應該先開口。但是，中年婦女已然迫不及待，壓低了聲音：「我要殺人！」

中年婦女的聲音，甚至在微微顫動。自然，江湖上人過的是刀頭抵血的日子，生、死看得淡了，殺人和被殺，都是在江湖上闖蕩，必須隨時接受的事實，而普通人，殺人是一件大事。

他仍然輕輕撫著綢子：「很貴，看要殺什麼人，都很貴。」

婦人的聲音急促，說出了一個名字來，那個名字，倒令他陡地抬頭，看了中年婦女一眼，那是城裡大鏢局的總鏢頭，一手五虎鉤，江湖知名。

他，作為殺手的聯絡人，絕不問為什麼，他只是道：「二十萬兩，先交一半。」

婦人猶豫了一下：「一個月之內要他死！」

他點頭，婦人解開了緊攢在手裡的錢包，數了十張，每張紋銀一萬兩的銀票，他看了一看，對於這種銀票，他經驗豐富，一看就知道是真的，只要持票到銀號，高興的話，就可以有白花花的一萬兩紋銀抬出來。

送走了中年婦女，他仍然覺得有點奇怪！很少這樣的委託人，她和總鏢頭是什麼關係？她為什麼要總鏢頭死？他照例，把十萬兩銀票，扣下了六張，把四張，放在離舖子不遠的一堵磚牆中，只有他和殺手才知道的一個用磚塊掩飾得很好的牆洞中，再用一張小紙片，寫上被殺人的姓名，好讓殺手去行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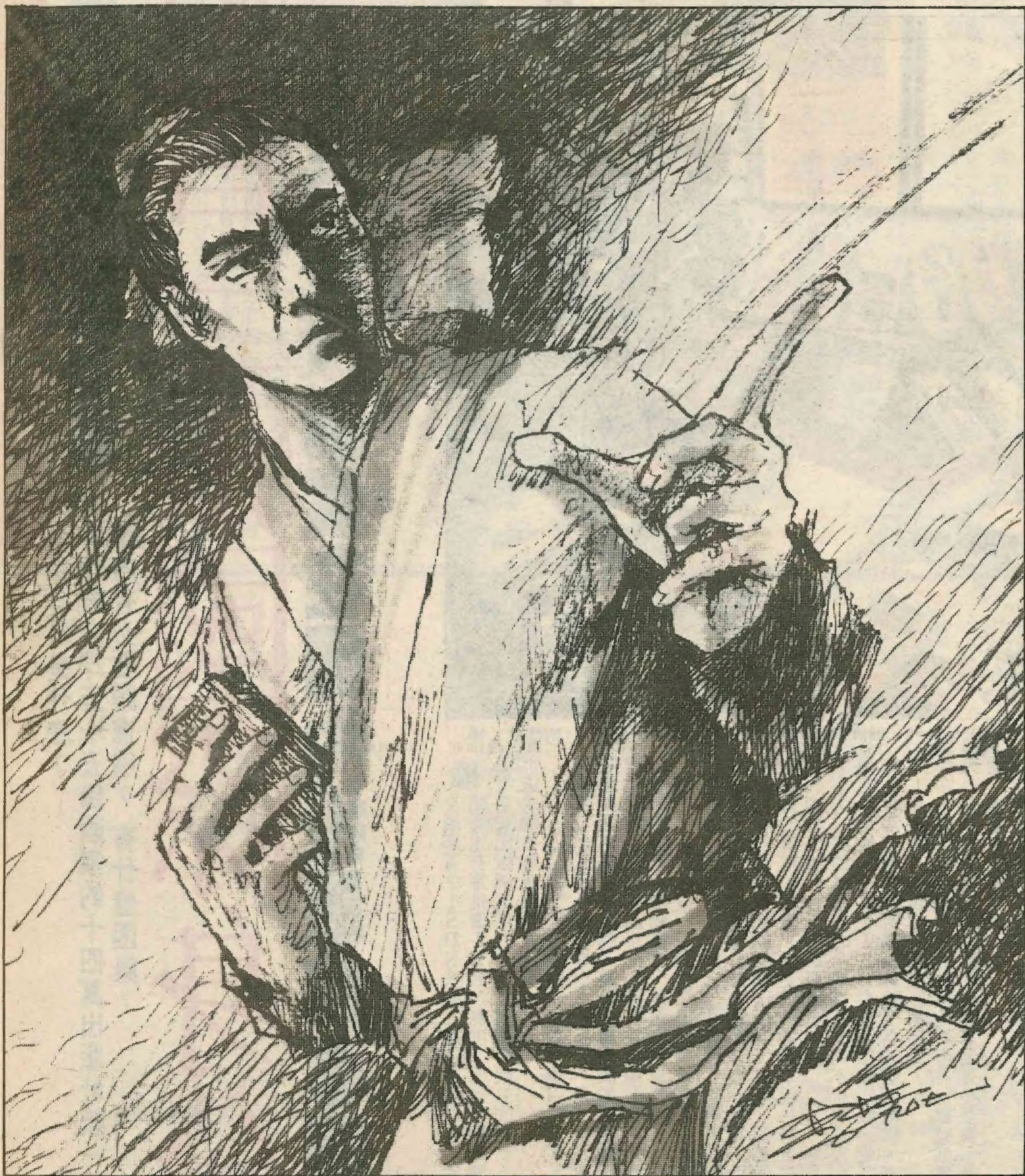
他應該放九張銀票在牆洞中，他抽一成佣金。但是最近一年來，他却只放四張，他所得的，比殺手還多，人總是貪心的，殺手又無法和僱主直接見面，怎知殺人的代價是十萬兩還是二十萬兩？殺手本來就只要十萬兩，他有本事叫僱主拿出二十萬兩來，那是他這個聯絡人的本領，他心安理得，絕不覺得有什麼不妥。

當天晚上，他把六張銀票小心地放進一隻鑲滿了寶石的小盒子——那裡面，至少上百張同樣的銀票，他拍著盒子，知道自己一輩子也花不完那麼多銀子，可是不知為什麼，每當增多了幾張，心中總有一股異樣的滿足，他深深吸著氣，像是銀票上有芳香四溢，然後，他轉身，準備放好小盒子時，看到了日間會見過的那中年婦女。在他還未有弄清楚是不是自己眼花時，一柄閃亮的匕首已經插進了他的胸口。

殺手需要聯絡人——老實的聯絡人。殺了不老實的聯絡人，可以再找新的、老實的聯絡人，甚至一樣是綢緞舖的掌櫃。

《武俠人物⑥》

莊家、輸家和贏家



年輕人手指疾彈，「錚錚錚」三顆金鋼鑽，電射而去。

黃澄澄的金子，看起來動心，互相碰撞時所發出的聲音，並不十分動聽。莊家身邊，腳下，地板上有着一個不大不小的坑，坑裡全是大大小小的金元寶、金塊，當一支大竹槓，把桌子的金子，全都掃落坑中時，發出的聲音，簡直令賭客心痛。在賭桌上，要分出輸家、贏家和莊家來，再容易不過。莊家神閒氣定，你呼天搶地，賭神罰咒，謝祖謝宗，嘻哈大樂，那是你家的事，莊家他只管擲骰，受注，把桌上的金子掃進坑中，或由坑中捧出金子來給贏家，贏家自然高興與采烈，口沫橫飛，輸家倒不一定垂頭喪氣，有的紅了眼，有的青了臉，賭場內的美女再風騷，也只是在贏家身邊嬌聲嗲氣，絕不敢去撩撥輸家，自討沒趣。

黃金賭場是京師第一大賭場，只見金，不見銀，再珍貴的寶物，只要賭客押下桌子，立時就有專人估價，輸了，一樣用擡子掃進坑中，贏了，哪怕十萬八萬兩黃金，哪怕是押一記就走，都付得痛快無比。據說，黃金賭場的後台，撐腰的，就是京師的九門提督，那就令得富商大賈，江湖豪客，賭得更起勁，不計其數。今晚的情形，和往日相比，多少有點不同，才入黑，就進來了三個波斯人，一色鬚髮高鼻，深目短髭，其中一個身形最高大的，一進門，手一長，就攔住了一個女侍，女侍立時全身柔若無骨，向他靠去，樂得那胡人嘖嘖直叫，不知說些甚麼，卻又毫不含糊地在女侍身上亂搓亂摸，喧鬧無比。可是一當他們在賭桌旁坐下，卻又心無旁騖，上來，抖開三隻小皮袋，燈火之下，蠶豆大的金剛鑽，閃得人連眼睛都睜不開來，喧鬧的賭場中頓時靜了下來，三皮袋金剛鑽，怕不有兩百來顆！一個衣着華麗的老者立時在莊家的示意下走過來，拈起幾顆，向着燈火，眯着眼，轉動着看，口中噴噴有聲：「這樣吧，不論大小，每顆算一千

兩。」波斯人互望了一眼，點了點頭，一開口，居然字正腔圓：「一共兩百零四顆，一次押了。」胡人神情有挑戰的意味，莊家卻連眉毛都不揚一下，張口就待答應，忽然有一個聽來相當嬌的聲音：「等一等，莊家先別受！」循聲看去，一個臉色白了白，一身玄衣的年輕人，目光盯着三小堆金剛鑽：「正想找些金剛鑽，懶得一顆顆去買，就和這三位對賭一下。」三個波斯人互望了一眼，一副只要有得賭，甚麼都不在乎的神態。莊家和老者一起向年輕人望去。雖說京師是大地方，八方風雨會神州，甚麼樣的人物都有，可是莊家又豈是閒着就睡的，是甚麼人物，有甚麼來頭，心裡多少有個數。然而，這年輕人貌不驚人，也不知甚麼時候進來的。這時，莊家向賭場中的自己人，連打了十來個眼色，可就是沒有人知道他是甚麼來路。

那老者「嗯」了一聲，尾音拖得很長，望着年輕人，年輕人探手入懷，卻並不立時取出來，現出十分詭異地一笑：「二十萬零四千兩金子，不能帶在身上，要是我輸了——」講到這裡，向那三個胡人看去：「就拿這個抵數！」他手伸出來，拿着一段黑漆漆的木頭，三指寬，一指厚，一掌半長，輕輕放在桌上，還伸手按着。賭客對賭，分輸贏，本來和莊家的關係不大，贏家自然會另給莊家抽頭。要是年輕人拿出來的立時可以兌現的莊票，根本不成問題，可是卻是這樣的一節爛木頭，莊家不能不發話：「這個，你這是甚麼寶物，恕小可眼拙！」

莊家一面打眼色，四個一式密扣英雄襖的打手，已自年輕人身後走過來，齊聲道：「讓我們來瞧瞧！」伸手向桌上便抓。年輕人動作極快，按在木頭上的手，向後略縮，那木頭竟是一隻木盒，盒蓋移開了少許，剎那之間，只見精光奪目，人人眼前一亮，年輕人立時又推上了盒蓋，所有人竟沒有看清盒中是甚麼！只見那三個波斯人，陡然臉色通紅，眼中異光大盛，叫：「賭了！」

波斯人識得真寶，他們叫賭了，莊家自然無話可說，一時之間，人人心癢難熬，想知道盒中究竟是甚麼寶物，但年輕人雖已將手縮回，也沒有人去亂動，那四個大漢，也悄然退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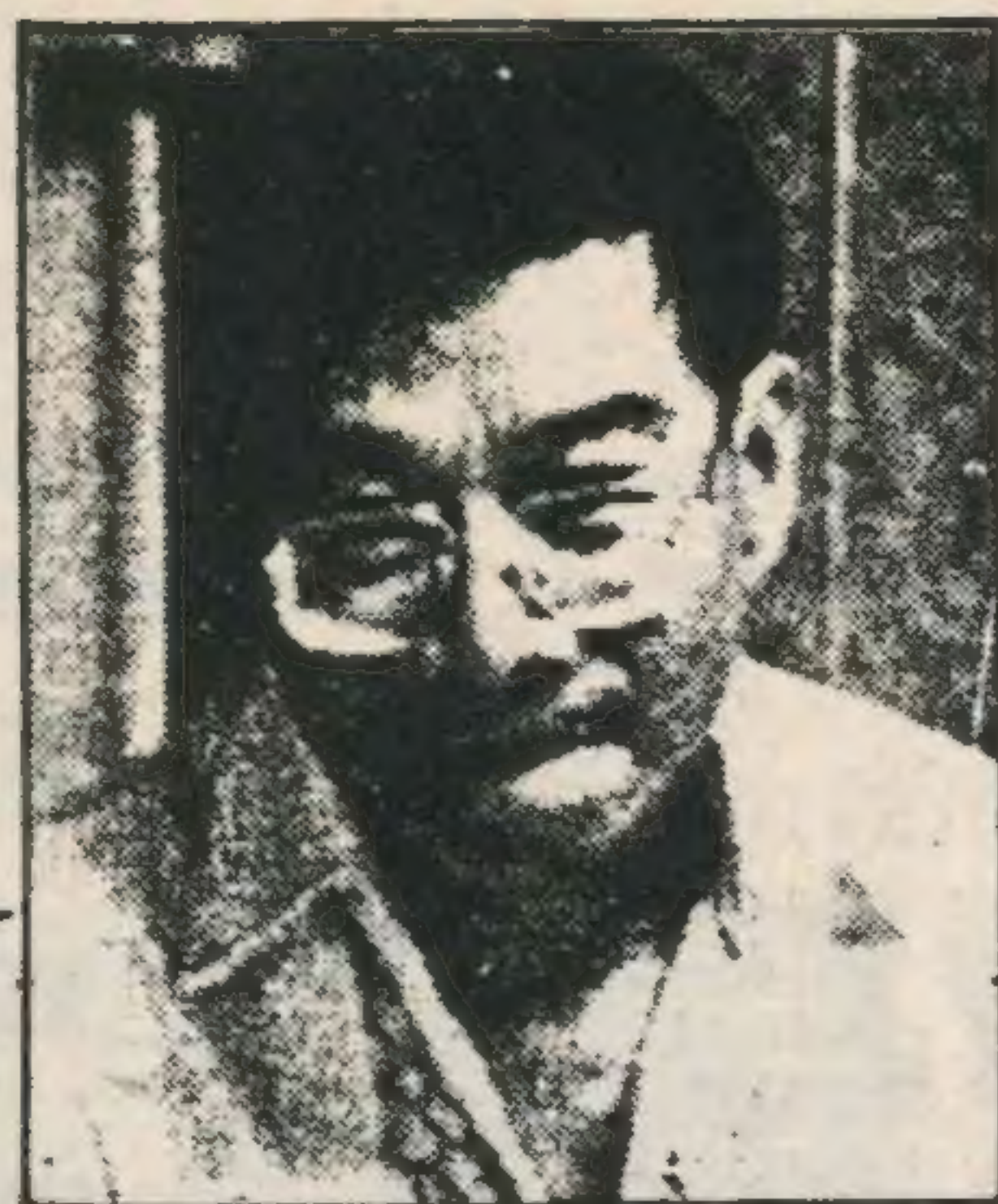
莊家搖了搖頭，波斯人先叫：「大！」年輕人沉聲：「小！」

莊家揭開骰缸，所有人轟然高叫，年輕人贏了，若無其事，先把那木盒揣入懷中，再伸手去攏那三堆金剛鑽。三個波斯人陡然大喝，刀光閃耀，三柄半月形的利刀攻向年輕人，年輕人手指疾彈，三道亮電也似的閃光過處，「錚錚錚」三聲，彈出的三顆金剛鑽，射向刀刀，力道奇大，令得三柄刀反震向上，刀背重重砸在持刀胡人的額上，鮮血四濺，仰後便倒，也不知是死是活。

在寂靜無聲中，年輕人將金剛鑽放進皮袋，喃喃自語：「用這閃亮的玩意當賭器，真不錯！」他站了起來，漂亮地向莊家說：「地上的三顆歸你！」直到他走出賭場，賭場中還靜了好一陣子。

倪匡擊出的推理高飛球，
經常令人既感刺激又傷腦筋。

• 文 / 倪匡〈倪匡短打



現在，倪匡換個角度擊出一些
短打球，既精彩又強悍。準備接球吧！

武俠人物故事⑥ • 圖 / 李林

大俠與幫主



人強，馬壯。

馬蹄踐在青石板鋪成的道上，如暴雷、如戰鼓，震得人耳朶嗡嗡直響。馬上的人，伏在馬背上，隨著馬身的起伏，遠看如同波浪。

青石板鋪成的道，寬一丈兩尺，筆直向前，一眼望去，幾乎看不見盡頭，一色的三尺見方石板鋪得嚴絲合縫，春天的野草再強，也無法在這條大道上發出一株芽來。馳在這條道上的人都知道，路長三十三里，那種氣派，官家也及不上，那是兩淮大俠六十六歲壽辰時，大江南北，凡是算得上是大俠的朋友，聚資築造，自河邊通到大俠的莊子，歷時一年，當初築成時，轟動州府，不知多少人想策馬在上馳騁一番。

四年過去了，兩淮大俠七十大壽接近，那又該是江湖盛事，早在大半年前，各大門派，各幫各會，都正在為壽禮動腦筋。大俠能享有那麼大的名頭，不但武藝超羣，還得急人之難，有求必應，天下受

過兩淮大俠好處的人不知多少，知恩報答，到時自然賀客雲集，而事先，送禮的就絡繹不絕。這個在馬上的黑衣人，就是送壽禮來的，在他的腹際，繫著一隻方方正正的盒子，外面包裹著黑緞子，閃閃生光，也不知盒中是什麼寶物。

莊子漸漸接近，石板大道陡然向上拱起，形成一道長可二十丈的拱橋，橋下是護莊河，駿馬衝下橋去的勢子更疾。要策馬進莊，有一個規矩，就在橋埂，有一道高可四尺的石欄，要是自度人不強馬不壯，在下橋時，就得勒住馬，那才能在石欄前停住。不然，連人帶馬，要是撞了上去，準撞個粉身碎骨。

那石欄上，很有些顏色曖昧，看來紅不紅黑不黑的痕跡，看得叫人心驚肉跳，那自然是撞死在上面的人馬所留下來的。

若是騎術精嫺，在下橋的時候非但不勒馬，反倒策馬疾衝，勢子不竭，在橋埂一提韁繩，飛躍而

猶如捲起一陣黑色旋風，在石欄上呼嘯而過。

過，就能直衝向莊子，到時，不但莊門大開，莊丁恭迎，大俠還會待為貴賓——大俠自身精於騎術，所以也特別敬重擅騎的英雄好漢。

這個騎者的來勢快絕，未到石欄之前，只聽得他一聲大喝，馬已騰空而起。馬是黑馬，人穿黑衣，片刻之間，猶如捲起一陣黑色旋風，在石欄之上，呼嘯而過，在莊子中的莊丁，暴雷也似喝采，唯恐來不及，早已急急大開莊門，以迎賓客。

可是人馬一過石欄，只再前進了一丈，就陡然勒住，四條馬腿，竟像是釘在地上，馬上人欠身，向莊丁拱手為禮，表示尊敬。

這一下，又是采聲如雷，來人能有那樣精湛的騎術，還對大俠這樣尊敬，自然更獲得好感。眾莊丁也拱手為禮，來人策著馬，不急不徐，向莊子中馳進去。

早就有人飛奔去通報。來人在大堂的石階前一下馬，就有一排武裝漢子恭迎，齊聲道：「莊主在大堂相候！」

來人朗聲答：「多謝大俠厚待，淮西幫使者來送壽禮！」

他一面說，一面向前走，三十三里路，一口氣馳來，面不紅、氣不喘。看他劍眉朗目，大約三十三下年紀，行動之際，矯健無比，眉宇之間，隱隱有一股狠勁，可是却又深藏不露。

當他踏上石階時，迎接他的莊漢閃身相讓，離他最近的兩個，竟感到有一股寒意，兩人互望了一眼，看來十分自然，身子一縮，先進了大堂。

大俠縱橫江湖，近五十年，自然不免有些敵人，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自家在明，他人在暗，小心提防，總沒有錯。一感到來人透著殺氣，先一步警告，只要大俠有了提防，來人不論用什麼手段，都難以得手，能留個全屍而退，已是倖事了！

來人跟著進了大堂，近中交椅上，大俠端坐，還未曾看清大俠的樣貌，那一雙精光四射的眼睛，已令人不敢逼視，來人疾趨幾步，在離大俠還有四、五步時，就單膝下跪，自報姓名來歷。

他動作十分俐落，反手已把腰際所繫的方盒，摘了下來。大俠目光如炬，盯了那盒子一下，淡然問：「請起，貴幫幫主安好？」

來人一挺身，站直了身子，回答很出人意表：「不安，不好……」

大俠却不甚驚訝：「有何不安，可有在下能效勞之處？」——大俠畢竟是大俠，一開口就問人要不要幫忙。

來人一字一頓：「幫主已於三日前，遭人所殺！」

大俠雙眉一聳：「兇手是誰？」

來人身子更挺：「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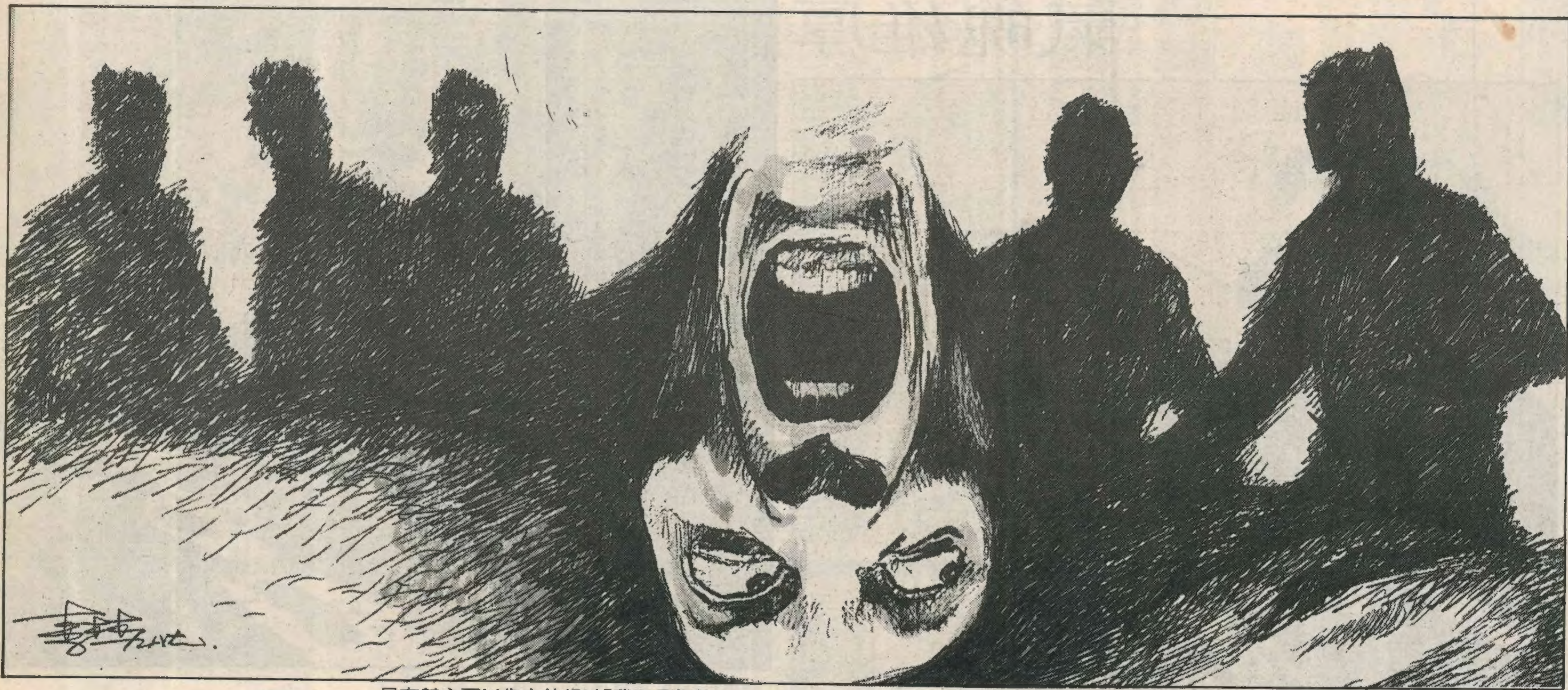
大俠哈哈大笑，來人扯開黑緞，打開盒子，剎那之間，寶光閃耀，盒中各色寶石，耀眼生花，大俠目光凌厲，一眼就看到其中一顆極大的金剛石！盒子再蓋上，來人恭恭敬敬，雙手奉上，大俠一示意，身邊的人接下。

大俠略欠身，滿面笑容：「恭喜閣下，新任幫主！」

來人吁了一口氣：有大俠這句話，他幫主當定了！

〈武俠人物故事⑦〉

幫主與副幫主



只有幫主可以肯定他想叫「我不是叛徒！」

密 室中靜得連針落在地上都聽得到——大家都那
麼形容靜，可是實際上，絕不會有什麼人在那
種情形下，掉一枚針落地，試聽是不是聽得到聲
音。在大堂中的所有人，都把手按在兩張合併在
一起的方桌上，一動也不動。

幫主坐在方桌的一邊，盯著每一個人，他自己的
雙手也按在桌上，一共是六個人，在幫主對面，是
副幫主。

副幫主的一下吸氣聲，打破了僵硬的沉寂，這才
陸續有了一些呼吸聲，但仍然沒有人說話。

六個人，除了幫主和副幫主，其餘四個，是幫中
的四大堂主，這間密室，等閒幫眾也進不來，那是
總壇中最機密的所在，多少秘密大事，全從這裏商
議出來。去年，也是六個人，就在這間密室中，商
定了突襲飛鷹會，結果，全幫高手傾巢而出，一舉
成功，勢力一下子就擴展到了大江以北！當然，幫
中也有犧牲，老幫主就在那一役當中，傷重不治，
去年的副幫主，順理成章，當了幫主，而四大堂主
之首，天高堂堂主，就當了副幫主。

全職飛鷹會的那一役，至今江湖上人提起來，還
是津津樂道，那是去年一年，江湖上最慘烈的一
戰，只怕再過十年，也不會被人忘記。

幫主在這一年，也興旺非凡，全幫上下，在幫主
帶領下，意氣風發，就算是一個小角色，走在道
上，一見出幫名來，也能蒙人另眼相看！

可是，幫主的臉色，為什麼那麼難看？為什麼副
幫主、四大堂主，奉令一進密室，幫主就喝令所有
人的手，必須按在桌上——動也不准動？

全是江湖上聞名慣了的人，都知道一定有不尋常
的事發生，可是誰都不問——幫主陡然十萬火急召
集，有什麼事發生，他自然會說。

真是十萬火急，玄高堂主在江口處理幫務，接令
後立時啟程，騎死了三匹駿馬，才能及時趕到。這
時，他全身還都被汗所濕，不過在這樣的氣氛下，
汗全變成了冷汗，六個人中他最感到好像在冰窖，
實在想動一動，可是幫主既然說了誰也不能動，那
就誰也不敢動。

幫主的眼光如冷電，盯著每一個人，直到才可以
聽到的呼吸聲又靜了下來——再度屏住了氣息，他
才一聲一頓：「幫中出了叛徒！」

除了幫主自己之外，所有人都不由自主震動。只
是不由自主地震動，沒有人敢有意識地動，連眼珠
也直視向沒有聽到這句話之前的地方。眼珠若是聽
到了這句話而轉動，那就有可能是心虛的表現。

幫主的聲音，聽來像是刀砍在鐵上：「叛徒，就
在這間密室中！」

這句話，倒在各人的意料之中，所以，連不由自
主的震動都沒有，每個人都像是泥塑木雕。

幫主突然長嘆一聲，聲音之中，透著無限的疲
倦：「都是出生入死，共事了多年的老兄弟，掙下
了本幫好大的事業，居然還有人出賣自己人，當了
叛徒，唉！」

幫主緩緩地搖著頭，當他搖頭時，他目光又緩緩
在每個人的臉上掃過。這時，人人都現出十分悲憤
的神色——必須要有這樣的表現，連神色不然而不
可以。

幫主忽然站了起來，雙手仍然按在桌上，那令得
別的人要略仰高頭，才能和他面對面。

幫主的聲音聽來令人心寒：「我已知誰是叛徒，
自己了斷吧！難道還要大家出手？」

比剛才更靜，更僵凝。

整個密室，都像是一塊凍結了的冰，密室中所有
人，也就像是被嵌在冰中。

「自我了斷」的方式有許多種，但顯然沒有人準
備選用其中的任何一種。

幫主深深吸了一口氣：「那就要出手了，聽著，
我一出手，別人就跟著我出手！」

他一直在掃來掃去的眼光，忽然凝止在他對面的
副幫主身上，冷森森的目光，直視著副幫主。

副幫主在開始，還很能沈得住氣，但是漸漸地，
他面肉開始在顫抖發抖，當其他人的目光，隨著幫
主的注視，也停在他身上，他鼻尖上和額上，都沁
出了豆大的汗珠來，他終於忍不住，陡然站起，雙
手也離開了桌面，揮動著，張大了口。

不過，他沒有發出聲音的機會，幫主已陡然出
手，凌空一掌，掌風強勁，劈面所到，這一掌或許
不足以致命，但四大堂主的攻擊，隨之發生，副幫
主兩脅、腰、背同時中掌，震得他眼珠也跌了出
來。

沒有人知道副幫主臨死前想叫什麼，只有幫主可
以肯定他想叫「我不是叛徒！」

因為，幫主知道，根本沒有叛徒。

幫主要除去副幫主。因為幫主在一年前是副幫
主，他知道副幫主最想做的是什麼——就像他去年
做過的：在幫主和敵人浴血苦戰時，冷不防在背後
暗算！

他不要幫中再有副幫主！

倪匡擊出的推理高飛球，
經常令人既感刺激又傷腦筋。

〈武俠人物故事〉



現在，倪匡換個角度擊出一些
短打球，既精彩又強悍。準備接球吧！

●文／倪匡

擺擂台 和打擂台的



擂

台設在兩條大道交岔的十字路口，好大的氣派，那四根一人合抱的柱子，竟然是上佳的烏桕木，兩丈來高，筆也似直；柱子頂上，各頂着一堆在陽光之下，令仰頭向上觀看的人，氣都喘不過來的金塊，閃閃生光，眩目生花。那是擂台主設下的彩金——每塊重五十兩，誰只要敢上台，不論勝敗，都可以得到一塊。

擂台設下了這樣的彩金，哪還有不轟動的？五月初一開台，台下圍了上萬人，消息早已傳了開去，江湖上沸沸揚揚，說的也都是擂台的事。練過拳脚的人，從四面八方湧來，有的只為看熱鬧，有的自然想趁機名揚天下，有的，說明了，衝着五十兩一塊的黃金，不為別的。

自然，有武功更高的，早已成了名的人物，都在打探擂台究竟是誰擺的？可是只知道，由豪富黃百萬主持，到時候，誰在擂台上接受挑戰，竟一點也打聽不出！

於是，傳言更紛紛，會是一個絕色女人，有的說，少林寺的方丈才是擂台主。一個多月下來，越說越神，等到初一開台，台下萬頭鑽動，台上一幅精工繡成的「龍虎風雲圖」的帷簾一掀開，台主邁着步子走出來，台下竟然鴉雀無聲，一時之間，人人錯愕得屏住了氣息，忘了出聲。

接着，極度的寂靜，變成了極度的喧嘩，在一下幾乎是萬口一詞的「啊」的一聲之後，人聲嘈雜，各人爭着問認識和不認識的人，發表着自

己的意見。忽然走出來，已在台上亮了相的擂台主，在台上作了一個四方揖，看樣子像是開口講了幾句話，但就算是離擂台最近的人，也沒有聽到他在說些甚麼——他的聲音，全叫喧嘩的人聲淹沒了。況且，就算靜，只怕也不會有多少聽到他的講話聲：小孩子的嗓門能有多大？

是的，此時站在台上的，是一個看來至多不過十歲的小男孩，一身錦襖，圓臉大眼，生得倒也富態，然而萬眾矚目的擂台，竟然出來了這樣的一位台主，這實在太出人意料之外！人聲嘈雜之中，人們很快交換意見，訊息速疾無比地在人叢之中流竄，孩子的身分已被確定：大豪富黃百萬的孫子，據說也是黃百萬的命

●給時報周刊的朋友／生活長短句接受投稿，內容爲人生感言、儆句，字數不超過五十字，每則致酬從優，來稿請以名信片書寫。（不退稿）

根。

於是，意見再被彙集，有的人大樂，有的人大怒！

大樂的多半是好事之徒，浮滑子弟，市井流氓。他們認爲，四根柱子頂上的金子，自然是真的，也雖然每人只要上台，就可得五十兩。這次擂台，從頭到尾，都只不過是黃百萬要令他的寶貝孫子，變着法兒玩新的遊戲！

這也正是有一些人大怒的原因——全是真正有武學根柢的英雄豪傑，五十兩金子不會放在他們的眼裡，這樣被人戲耍，都覺得是奇恥大辱！所以，當時就有百十人，或大聲咒罵，或一言不發，一下散了開去。

也就在這時，才有人想起，柱子上

的金塊雖然有四大堆，但總有派完的時候，後上台不如先上台，上得台去，當然不能真和黃百萬的孫子打，讓小孩的拳腳，在自己身上招呼幾下，裝成敗了，領他五十兩金子，足夠在城裡逍遙快樂好一會，此時不上，要待何時？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霎時之間，人人想到了這一點，同時，至少有一二百人，齊聲大喊，向擂台前搶過來，人叢中，也是一場大亂，你推我擁；一些夾在人叢中看熱鬧的女流，便吃了大苦，有好些殺豬也似尖叫，也不知發生了甚麼事，更是亂上加亂。

小小的台主，居高臨下，在台上看到了下面混亂的情形，捧腹大笑：這

一來，更叫人相信黃百萬是叫寶貝孫子來耍樂的。

這時，爭先恐後，來到了台前的有一二十人，爲了爭上台，先在台下起了衝突，乒乒乓乓，打了起來，拳來脚往，好不熱鬧，自然也免不了有的皮開肉綻，頭破血流。

正紛擾間，人叢之中，飛起一條人影，越過在台前紛爭的衆人，一下子上了台，恰好剛有兩人也算是上了台，都被那人雙肘一縮，「砰」兩聲，撞下台來，好一會掙扎不起。

上了台的是一個精瘦漢子，向着小台主一抱拳，一脚便踢向小台主的面門，又快又急，竟像是直把小台主當對手一樣。

這漢子一動手，台下頓時靜了下來，

來，小台主身子一閃，整個人陡然彈跳起來，身形姿勢，怪異莫名，那漢子還未及縮回腳來，胸口已重重中了兩掌。

擂台四面都空，四面也都圍着人，面對那漢子的，看到漢子口中鮮血狂噴，在那漢子背後的人，卻看到斷折了的肋骨，竟爾戳破了背上的皮肉，帶着血箭，向外撐了出來，小台主身子反躍向後，快疾無倫，鮮血竟沒有一滴灑在他的身上！

他一退，那漢子身子也倒下，小台主反手一掌，拍在一根柱子上，勁力直傳到柱頂，恰好彈起一塊金塊，落了下來，不偏不倚，落在那漢子已經場陷了的胸口上——黃百萬沒有食言，不過，死人怎能享用黃金呢？

倪匡擊出的推理高飛球，
經常令人既感刺激又傷腦筋。

•文 / 倪匡 倪匡短打



現在，倪匡換個角度擊出一些
短打球，既精彩又強悍。準備接球吧！

監獄故事•圖 / 李林

保鏢和劫鏢者

有人說：「人只有兩種——一種是保鏢的，另一種是劫鏢的。」
有他能劫了永保鏢局保的鏢：十年來，永保鏢局只失了這一次的鏢，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因為永保鏢局在開創之初，一龍四虎就已經誇下海口：永保鏢局只要失一次鏢，立刻偃旗息鼓，再也不在江湖上露面。

一龍是父親，四虎是一龍的兒子，四兄弟，還有什麼關係比父子兄弟更親密的？何況龍虎父子兵的武功，確實驚天動地，各有所長，鏢旗一亮出來，黑底金繡，中間是一條盤虬威武、騰空欲起的龍，四角是四頭栩栩如生、作勢欲撲的猛虎，誰不敬佩？黑道上人，明知永保鏢局只保紅貨，

不保金銀，接的鏢，全是價值連城的奇珍異寶，弄到手一件，只怕就能暢快花上三年五載，可是誰也不敢動手，反倒一有鏢隊經過，就遠遠避開去，免得看了眼紅，一時忍不住，寶物沒到手，反丟了性命。
當然不是一開始就是那樣的，開始的第一年，永保鏢局的鏢，遇劫十一



突然間，三虎調轉馬頭，反手掣刀出鞘……。

次——遇劫，不等於錢被劫走，十一次的結果，毫無例外是劫錢的黑道中人，血流五步，屍體還被在大道的當眼處掛了起來，身上釘了一龍四虎早爲劫錢者準備好的牌子，上面刻着：「劫錢者死」四個大字，據說是出自一個大儒的手筆。

也有些仁心慈腸的人，認爲一龍四虎出手太狠，未必一定要開殺戒，但他們堅持，於是，第二年，劫錢只發生了三次，第三年一次，第四年起，一帆風順，永保錢局的錢旗一展，哪怕押錢的只是一個三歲的孩子，誰又敢斜眼向錢車瞧上一眼！

越是有沒有風險，所保的錢，價錢也越來越高，總有人會動腦筋的，只要得一次手，就是終生享用不盡的財寶，財寶的用處太多了，徑寸的明珠，在美女雪白的胸脯上滾動，就能令美女俏臉上綻開醉人心魄的笑容——當男人說會永遠永遠對女人好的時候，總得多少拿點財寶出來，交到女人手裡，「好」的程度，自然也依照財寶的多寡來決定。

有人說：男人積聚財寶，目的就是爲了討女人的歡心。掉過來說，當男

人有了需要討歡心的女人時，財寶就有了異樣的作用。

他起意劫錢，原因就是那麼簡單——一個令他寢食難安、魂縈夢繫的美女，他非要得到手不可，偏偏立下了規條：誰都可以量珠來聘，條件只有兩個：

一：是男人！

二：聘禮必須是永保錢局的一趟錢，不論內容，劫來的，要有永保錢局的封條爲憑。

第一個條件合格的太多，第二個條件，聽到的人，都會不由自主，縮一縮頭，俏臉如花，固然動人，可是身上釘了一塊「劫錢者死」的牌子，橫屍在大道邊上，美人的笑靨再動人，又有甚麼用！

美人兒的條件，在江湖上沸沸揚揚地傳，自然也傳到了永保錢局，一龍四虎表面上一笑置之，暗中自然也做了一番功夫，輪流上省城，去見了那位美人——都承認確是絕色，在省城著名的銷金窟麗香院中，只見客，客人也只能是見她，連手指都不能碰，除非能帶着劫到手的錢來，人就是他的。

就算只是看看，美人兒一顰一笑，也足以令許多人神魂顛倒，他就是其中之一，所以，他下定了決心要劫錢，這樣的美人兒，能有一晚上（而且是第一晚）是自己的，怎麼都甘心，不然，活著不知爲甚麼，也不知怎麼能夠活下去！

那趟錢，由三虎保，錢主人拿來一隻不到一尺見方的檀木箱子，黑沉沉地，並不起眼，可是打開箱蓋一看，是一龍四虎十年來看盡了奇珍異寶也未曾見過那樣的珍寶，燈火並不明亮，可是寶光卻耀目生花，一時之間，幾乎看不清箱中的是甚麼東西，定下神來之後，才看清那是幾十顆骨牌大小的金剛鑽，光芒流轉，每一顆有每一顆不同的光芒，映得人心頭亂跳。

合上箱蓋，貼上封條，永保錢局明人不作暗事，一向不走暗錢，三虎領頭，他使的是一柄厚背薄刃鋸齒大環鬼頭刀，刀重六十二斤，出道以來，能擋得住他十刀的人，不超過十個，能擋得他二十刀的，一個也無。三虎把刀繫在背後，身子一挺，凜凜如有如天神。

兩個頭頭隨行，另外還有四個伴當——其中一個身形高大，膂力特強，那是專舉錢旗的，一行七旗，人強馬壯，潑刺刺馳出去，威勢赫赫，誰敢來冒死劫錢？

在大道上行了一天，中午打了個尖，天色將黑，三虎一指道旁小路：

「找個近路！」

他帶頭，先抖擻疾馳了出去，兩個頭頭和四個伴當跟着，馬蹄翻飛，奔馳快絕，突然之間，三虎一揮韁繩，他騎的那匹馬一聲長嘶，轉了一個半圈，他反手掣刀出鞘，刀背在馬股上一拍，催馬疾馳，迎向本來跟在他後面的六個人，那柄奪命催魂的鬼頭刀，已然揮出！

他事實上只出了一刀，由於雙方的勢子都疾，一刀已經足以令得六個人都屍橫就地了。

他成功地劫了錢，捧着那隻盒子，美人就是他的。

有人說：「保錢的可以變劫錢的，劫錢的也可以變保錢的。」人會變的！

武俠小說人物故事

公梢和過渡的



公梢雙手握住櫓柄，有規律的搖動。

公梢手中的一支竹篙，足有一丈二三長，篙尖是晶光錚亮的一個鐵嘴，往岸上的樹樁上用力一撐，渡船就向河水盪了開去。公梢放下竹篙，雙手握住了櫓柄，有規律地搖動。船首劃開河水，形成十分美麗的水波，明亮光滑得像綵子，不幾下，船已遠離了河岸。

船上人不多。公梢的雙眼看來有點昏黃，身上也一陣酒味，一副宿醉未醒的樣子。搖着櫓，口裡着不成腔調的山歌，眼睛早把幾個過渡人看了個透。

那個黑裡透紅，俏得令人心蕩的小媳婦，奶大腰細，雖然坐在那裡眼觀鼻，鼻觀心，可是總時不時深深吸一口氣；本來已漲鼓鼓的雙乳，就會隨着向上挺聳，也必然令在她旁邊那個眼珠在她身上亂轉的年輕人，喉結上下急速移動，吞着口水。

以公梢的閱歷，竟然看不出這女的，和那年輕人是甚麼路數——衣着、行裝雖極普通，可是又有點怪，不像是尋常的渡客。

另外一個彪形大漢，倒一眼就可以看出是走江湖的，多半是個鏢師，背上掛着一只沉甸甸的包袱，不時用手去摸上一下，神情緊張；也曾打量了那黑裡透紅的年輕人幾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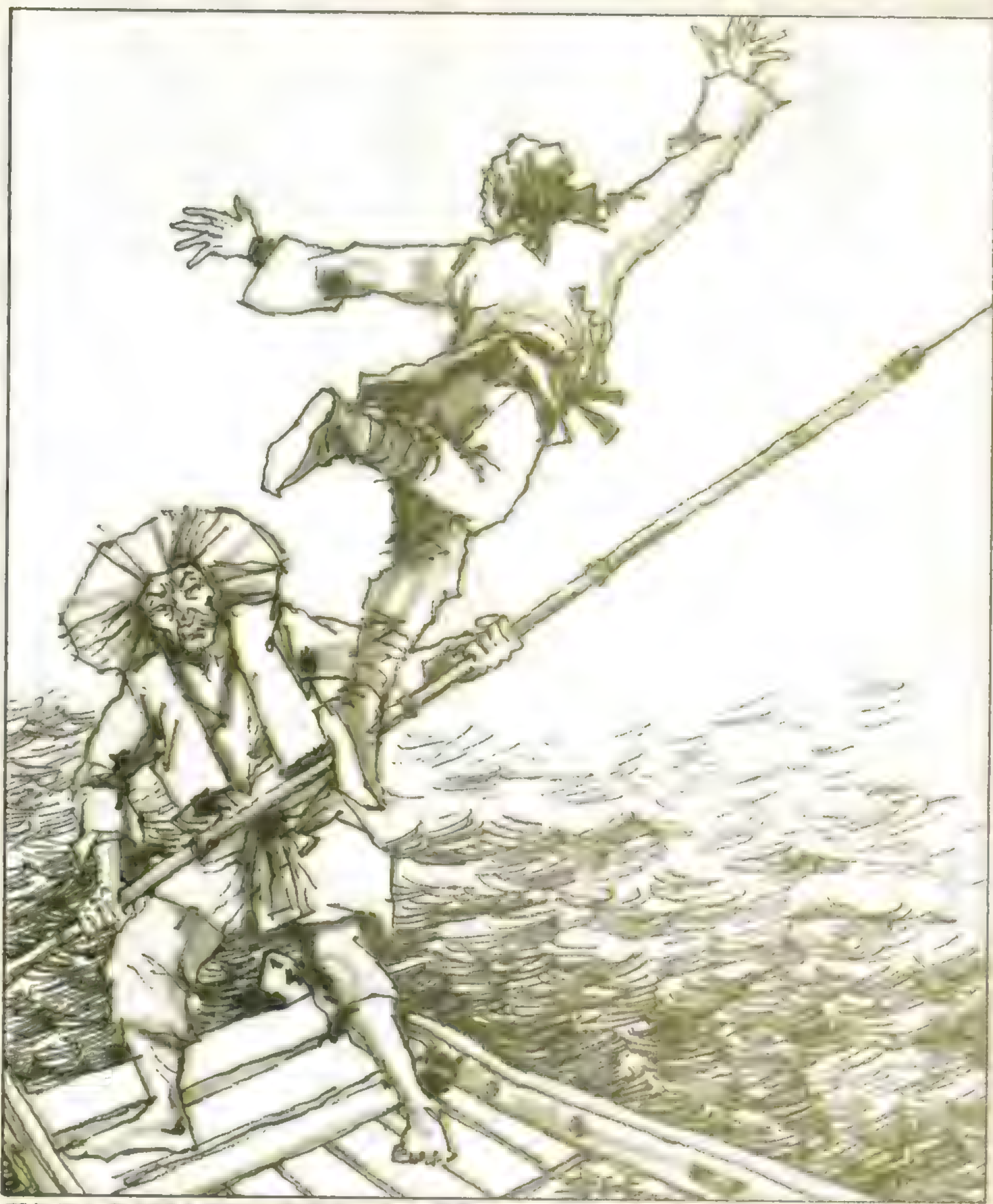
那老頭子的咳嗽聲，渾濁得像夏天晚上打不出來的悶雷，一下又一下，

倪匡精彩短篇

已結集出書，定價120元，郵購九折108元
郵撥帳號〇一〇三八五四——〇時報出版公司。

叫人心煩。他蹲在渡船的船首，不時把一口濃痰，吐向看來無邊無岸的河水。

就只有五個人。櫓聲一下接一下，渡船上沒有人說話，還是只有梢公在唱着不成腔的山歌。小船在梢公的操縱下，穩穩向河中心駛去，有時不免會搖蕩一兩下，但很快就會穩下來。等到船真正到了河心，梢公雙手離開了櫓柄，搓了幾下，一腳踏向竹篙。那枝竹篙，竟像是活了一樣，「拍」地一聲，跳了起來。梢公棹篙在手，先向黑裡俏伸了過去，篙尖幾乎沒



那年輕人身子騰空而起，被梢公一竹篙橫掃過來，跌下河去。

碰到人家鼓蓬蓬的奶尖。黑裡俏陡然縮了縮身子，梢公眯着眼笑：「擺渡錢五文，請穿在篙尖上。」

篙尖是三寸來長晶亮的鐵尖。黑裡俏二話沒說，把五枚銅錢，用看來十分美妙的手勢捏着，一枚一枚，向篙尖上穿去。

梢公手握着篙尾，輕輕抖動，穿在篙尖的銅錢，發出了錚錚的響聲，篙尖移向了那年輕人。年輕人一揚手，五枚銅錢連翻飛出，在半空中打了一個旋，又不偏不倚穿進了篙尖。

梢公「呵呵」一笑：「好手法，東

海金蟬門的吧？」

年輕人臉色略變，可是沒有說甚麼，倒是黑裡俏，黑白分明的一雙大眼睛，狠狠向年輕人瞪了一眼。梢公又古里古怪一笑：「對了，六橫派和金蟬門很有點過節……」說到這裡，年輕人霍然站起，梢公急道：「可別在我這小船上斷！」

年輕人又憤然坐下，黑裡俏不再看他，他反倒肆無忌憚盯着她看，神色陰暗不定。

梢公把篙尖移向那老者，老者手指又乾又瘦，還發着抖。船在河心打着

圈，更顯得渾身不寧，他只好一聲不響，手裏握着那根竹篙，眼睛盯着年輕人。年輕人看了他一眼，也不說話，只是冷冷地看了他一眼，然後又看了他一眼，最後才緩緩地吐出一口氣，說道：「你這人，怎麼這樣？」

他叫到第二個「度」字，口張開，梢公的篙尖，已直直地戳進了年輕人的胸口。大漢喘着粗氣，直直地戳進了他的胸口。大漢喘着粗氣，直直地戳進了他的胸口。大漢喘着粗氣，直直地戳進了他的胸口。

大漢身子發抖，扯下背上的包裹，拋向梢公。眼看梢公只要一伸手，就可以接在手裡，黑裡俏陡然躍起，一腳飛出，踢中了包裹，把包裹踢得向河中心飛去。她姿勢美妙，身子翻出，幾乎和包裹同時落水：也就在那時，那老者一張口，「嗖」地一聲，吐出一隻鐵鉤，鉤尾連着一股極細的銀絲。鐵鉤去勢勁疾，直射向包裹，黑裡俏伸手要去接包裹，畢竟慢了一步，老者一仰頭甩起銀絲，包裹又飛向半空，那年輕人發一聲喊，身子騰空而起，被梢公一竹篙橫掃過來，怪叫，跌下河去，恰好落在黑裡俏的身邊。兩人扭打着，順着滾滾河水，載沉載浮。

老者再一昂首，銀絲在半空中劃了一個半圓，把包裹飛回來，托在手中。那大漢口中的篙尖縮回，暫時沒有性命危險，嚇得口仍張得老大。梢公和那老者對望着。好久——船在河中心打了三四個轉，梢公才道：「爭甚麼！爭到了又怎樣！」

老者道：「是啊，快搖櫓吧！」他說着，竟把那包裹，順手遞還給了目瞪口呆的大漢。

武俠人物故事

用毒的和中毒者



「鏗」地一聲，銳利的劍尖，已對準了她的心口。

她問：「如果非死不可，你願意怎麼死法？」

問的時候，她用她纖細的手指，輕輕地撫著她的頭髮，他有一頭硬髮，和他人一樣那樣倔強剛硬，單是在他的頭髮上，就可以感到他這個人的高傲和不羈。

他竟然連想都不想就答：「自然是毫無痛苦的死，人都要死亡，一點也不覺得痛苦就死了，最好事先一無所知，死亡突然降臨……」

答的時候，他枕在她的右腿上，她的腿，比任何羽毛枕頭更柔軟，隔著薄薄的綢袴，他鼻端隱隱聞到她幽幽的體香，若是深深吸一口氣，很能令人血脈賁張。他用力伸了一個懶腰，雙手高舉過頭，令自己的身子儘量伸長，得到一種舒展的快暢。

然後，他又補充：「更好的是，在最快樂的一剎間，突然死亡！」

他嘆了一聲：「那太難了，簡直不能，要是能，我願意！譬如說，你和我在一起，快樂。」

她發出了極甜膩的「嗯」地一聲，她俏臉上的那種甜蜜，自她心底深處直透出來，誰都可以看得出，這個美麗的女郎，用她全身的內外的每一部分，在表示她是多麼快樂！



她右手的小指中暗藏了獨門毒藥。

他忽然手臂一振，「錚」地一聲，精光一閃，一柄又狹又長的劍，銳利之極的劍尖，已經對準了她的心口——他仍然枕著她的大腿，沒有移動身子，那柄劍，在出鞘之前，也不知在甚麼地方，而他身子不動，這樣的姿勢，也實在難以令得一柄三尺六寸長的長劍，劍尖指向她的心口！

（誰要是覺得容易，可以找自己的戀人來試試！）

可是，他却在電光石火之間，就做到了！他反手，食指和拇指，挾在離劍尖七寸處，劍尖凝止不動，劍柄却在輕輕搖晃，可知他兩指的指力，是何等渾厚。

她並沒有震驚，仍然輕撫著他的頭髮，垂下眼瞼，凝視著劍尖：「嗯，剛才若是你想殺我，我也算是死得毫無痛苦了！真不虧有『天下第一奇劍』之稱！」

他搖頭——當他搖動頭部的時候，她覺得腿上一股熱意，迅速地傳佈全身，令她臉紅耳熱。他道：「還不

是，我出劍雖快，你總有極短的時間，可以看到劍影閃動，也就預知自己會死，那一刻間雖短，又焉知不會形成極度的痛苦？」

她有點氣咻咻：「誰知道！」

他一翻手腕，那柄又窄又薄的長劍，鏗然入鞘。他感到了她氣息急促，仰起頭看到了她額上的紅暈，投以詢問的神色。

她粉臉更紅：「你……你盡在人身上搓揉，搓得人……心煩意亂……不知……」

他身子一挺，已經輕輕壓在她的身上，臉對著臉，鼻尖對著鼻尖：「剛才那就算搓揉了？這才算……」

他搓動著身子，她也擺動著身子，兩個人的氣息都急促，動作也都粗暴，綢緞綾羅在性急的手指下破裂，發出悅耳的聲音（這種聲音曾使一個王朝覆滅），強健的、茁壯的肌膚，緊貼上柔滑的細膩的肌膚，他捧著她的粉臉，她把自己的身子盡量向他貼，雙手摟抱著他，手指微陷進他背上結

實的肌肉中。

她九隻手指都可以感到他背上的肌肉在跳動，每一股肌肉，就像是一個快樂的小妖精，只有右手小指，一點也感不到甚麼。

她這時，實在沒有，也不會再去想甚麼別的，可是過去的一切，却又固執地擠進她記憶中來。

她十歲那年，被召到祖母面前，祖母是家族的最高統領，滿是皺紋的臉上，有著陰森的殺氣，可是聲音卻又出奇地溫柔：「孩子，你十歲了，從今天起，你要成為毒王之家的分子……」

祖母說著話，親熱地提起她的右手來，在一邊的不知是哪位姑姑阿嬤，手起刀落，已把她右手小指，切下一截來，她沒有哭，也沒有叫，因為她是「毒王之家」的一分子，一小截和真的一樣的小手指會裝上去，裡面藏著獨門毒藥：「只一呼」，只要右手小指的指甲，搔破一點表皮，毒藥滲入，只呼一口氣的時間，就毒發身亡，所

以毒藥才有那麼怪異的名稱。

毒王一家也是殺手之家，人人都執行祖母的命令，誰也不能違反，所以，當她在三天前，接到祖母的命令，赫然竟是他的名字時，她也得執行！

他的臉上，開始沁出汗珠，他的那種認真神情，看來極可愛，她喘息著，勉力昂起頭，自他的鼻尖上，把汗珠舐掉，也把他抱得更緊。

他甚至根本未曾覺到背上有一下輕微的刺痛——完全不覺得她的假指甲在他的背上抓出了一道血痕，他只是在看到她鼻子上也有細小的汗珠，也想伸舌把汗珠舐去，可是舌頭才一伸出來，就縮不回去了。

「只一呼」的名稱不是白叫的！

他整個神情都快樂之極，除了伸著舌頭，看來有點怪相。

她推開他，背著他哭，心中只想到一點：他說過，能這樣死，極難得，他願意！

蟬、螳螂和黃雀

武俠人物故事



三虎屍體的背後，對準心口處，有個極深的小孔，流血不多……

號稱「永保不失」的永保鏢局失了鏢。這件事，不到半個月，已傳得天下皆知——就算用八百里加快的急傳法去傳消息，也不會傳得那麼快，人的嘴，傳起消息來，比馬蹄快多了！

永保鏢局遵照開業時的諾言：失一次鏢，立即退出江湖，把鏢局歇了業。事實上，不照諾言也不行，一來，有第一次失鏢，就會有第二次，誰還會把珍奇異寶上門託保？二來，失的鏢，不但價值連城，而且是藩王進貢皇帝的貢物，傾家蕩產也賠不起，還得應付官府的盤問，所以一龍三虎，索性溜之大吉，反正天地之大，有得是藏身之處，也不怕官府追捕。

一龍三虎到出事的地方去看過，看了之後，心中都疑惑之極，押鏢的三虎，和兩個鏢頭，四個伴當全都命喪在小道上，六個人胸口的刀傷，全都橫胸而過，毫無例外，一看就可以看出，那是三虎那柄鬼頭刀所造成，而且，一定是用了「橫貫日月」這一招。

三虎為什麼要殺自己人呢？他殺了



美人把一個小布包抖開，房中寶光大作。

了遮眼，悶哼了一聲：「永保鏢局的失鏢？」

美人點了點頭。

胖子搖了搖頭：「這些東西，照說，每一顆值得得一萬兩金子！」

美人沉聲：「我不要那麼多，每顆三千兩黃金就夠！」

胖子仍然搖頭：「一共是八十一顆吧，你送給我，我也不要，沒有人敢要，太熟了，誰拿出去，誰沒命，一龍四虎，去了一個，還有一龍三虎，雖說如今不知在哪裏，可也沒人惹得起！」

美人柳眉上揚：「一年了，還熱？還不夠冷？」

胖子的胖手指伸屈著：「十年也不夠，五十年之後差不多了！你能留五十年，就算留了五十年，你還有什麼用？那時，人都快死了，或許，早死了！」

美人兒誘人的口唇顫動了幾下，想說什麼，又沒有說出來。胖子十分同情：「我收贓，算是最公道的了，江湖上誰都知道，要是放上三年五載可以脫手，我也要了，實在沒有用，那是廢物！」

美人現出了自嘲也似的笑容，又將那些寶光四射的金剛鑽包了起來，胖子又道：「也別經常打開來看，隔牆有眼，傳了出去，你屍骨無存，……三虎自己刎了自己的鏢，爲了你，你又殺了他，再把他屍體弄回他下手的地方去，是不是？」

美人抿著嘴，沒有任何表示，提著布包，又裹起頭巾，向外便走，望著美人的背影，胖子嘆了一口氣：「小心，爲廢物丟了性命，不值！」

美人出去，胖子用神凝聽，突然，以意想不到的快捷躍起，衝出房去。美人離開宅子，在巷子裏走著，快出巷口時，略停了一停，把手中的布包，順手拋進了牆腳下的雜草叢中，加快腳步走出巷子去。

胖子自宅子的牆上一躍而下，行動如風，撲向那牆腳下的雜草叢！

自己人，又是誰殺了他？

三虎的屍身倒伏著，開始找不出傷痕，直到脫了上衣，才看到背後，對準心口處，有一個極深的小孔，流血不多，看來是鋒利的鐵針，直刺進去，刺穿了心臟，因而致命。

那是甚麼獨門武器，聽都沒聽說過，而三虎一身武功，等閒百餘人近不得身，又如何會那麼容易叫人用鋼針刺死？

更奇的是，三虎顯然是一中針，便遽然死亡，所以仍然保留著死前一剎那的神情，那神情竟是極度的歡暢愉快，決不像是甚麼禍事發生的樣子！

疑團重重，一龍是老江湖，立即想

到了省城那個美人有可疑之處，可是父子四人，懷著有仇必報的心，足足在省城麗香院外，埋伏窺伺了半年之久，並無特別發現，只見日夜，慕名來訪的王孫公子不絕，半年之後，他們只好離去。

一直到一年之後，凌晨時分，麗香院的一扇角門打開，一個頭上裹著黑巾，看來窈窕的人影，閃出來，隱沒在黑暗之中，這上下，不論大街小巷，闌無一人，她也沒有遇上甚麼人，轉彎抹角，走了三里許，在一所看來並不起眼的宅子前站定，抓住了門上的鋼環，向外連拉了三下，才鬆開手。等了片刻，門打開尺許，裡外一片黑暗，那人閃身進去，到了一間陳設

古雅的書房之中，那裡，全然是另一番景象，房內燈火通明，但由於窗前途著厚厚的簾子，所以沒有半絲光亮外洩。

在一張湘妃榻上半躺著一個老大的胖子，挺著大肚子，赤著上身，身後放著兩大盒冰，兩個妙齡美婢，正向著冰盒撲扇，好把熱風扇出來，另有兩個美婢，在胖子身上敲捏，胖子眯著眼，望著來人，來人抖開頭巾，雖然淡掃蛾眉，可是艷光逼人，那四個美婢本來很能看看，這時，簡直成了糟粕。

胖子的眼更眯成一道縫，美人把一個小布包抖開來，房中寶光大作，令得胖子的肥肉也顫抖起來，他反手遮